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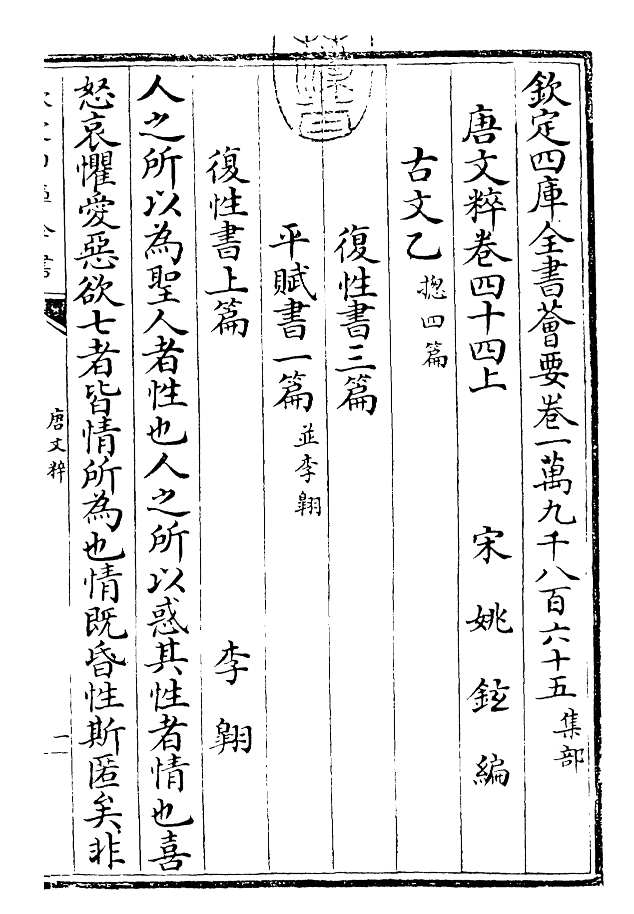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四上至四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五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四上　　宋　姚鉉　編

古文乙 總四篇

復性書三篇

平賦書一篇 並李翺

復性書上篇　　李　翺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

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

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爆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

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

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

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歳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吴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

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

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

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逺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静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

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

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
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
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
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
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
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
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

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

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

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

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昬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

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眂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

于前也逺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逺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一篇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樸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

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歛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

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

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覦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眂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眂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

九夫頃異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万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万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万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万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万頃也方里之内以畝為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韮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

畝則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 凡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万有四千畝一万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椁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万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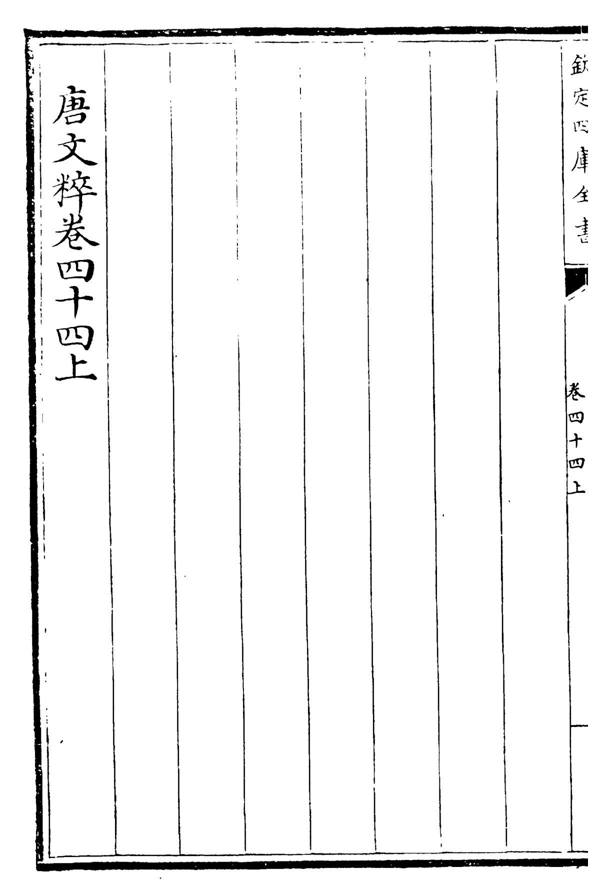
甽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万有六千畒三万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畒率十畒粟一石為粟三十四万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畒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凡

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万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万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万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万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賔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

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

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内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强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内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

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唐文粹卷四十四上

唐文粹卷四十四下　　宋　姚鉉　編

古文丙　揔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

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名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

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
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
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
易内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瑶池
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
左道成其樂然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
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
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茍語怪力亂神也吾恐

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袵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

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

豈便毒於犲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蚩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㺄貐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黄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

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産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
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
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
修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鰥民二
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
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顔子也孟軻也
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内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駔儈焉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絜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

當窮能絜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

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

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

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柳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

能自順其化麟鳳禆於祥瑞也蛟龍禆於潤澤也昆蟲禆於地氣也雲物禆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在位是不禆於禄食也況能禆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幬也

舟之有仡五勃反動舟皃猶人之有道也仡不安也舟之行匪仡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仡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仡於項項遺仡於漢是聖人

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

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黄卷之内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𢣕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

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

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
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己之雠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
廉因人不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
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皇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

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悍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蚜蚄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

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鸜鵒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娭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媟儺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旊噫吾之道猶弓箕乎陶旊乎

自漢至今民産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醞醬也為酒今之醞醬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簺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
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劉　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

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儺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呂末之年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车曰始風徹水上魚聚臣舟

臣垂之十鈞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蠢戮於㸑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鈞魚必争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争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鬬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

罪均也乎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霞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霞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罟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眡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紿一罟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為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 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

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皁之說為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

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强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淩强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

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

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叅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廄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諂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强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强

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雠相害内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刄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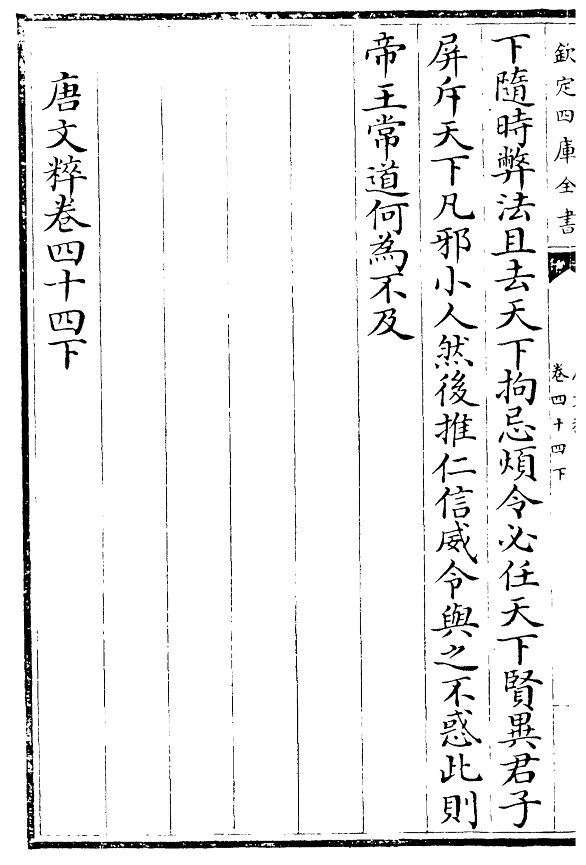
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内情將藏内情則罔

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

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



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唐文粹卷四十四下

唐文粹卷四十五

宋 姚鉉 編

古文丁 總二十一首

言語對荅十六

拜禹言 李翺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醫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為瀆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冦對　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溪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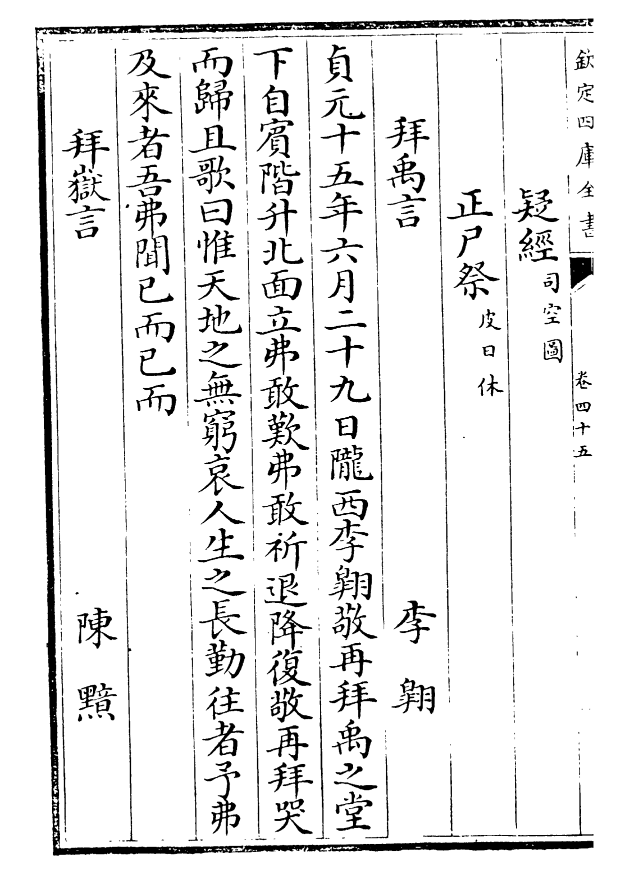
荅問諫者 陳黯

經旨五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黷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肸蠁而荅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黷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

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

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
懼於是芭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　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
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
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内外
諠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
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

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邪君王知黄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黄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兒而國般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醎滷民時而煑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絶句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醎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

而可以田殁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蠧而郡蠹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黄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

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醫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毉和視之將行戒之曰

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

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

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

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

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

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

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

腒鱐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摇低

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靡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黷以當户容杳杳而業業若堅刄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荅聳崖峴以日爌呼朗反穿偃仆而雲罯烏合反濵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皛淼俞皎反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箘簬楩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

翳不流風幽不漏日猨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鷴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為潭㥄㥄力凌反不動常有神怪黿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以颻風颭職琰反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蒐怕毛骨洗初凌反然攀木瞑眸猶懼踣泉頹麓疏穴繁源鼻歕支流灐灐鋤耕反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榾胡骨反湖鋪明反泊鋪郭反兊宕輥

姤反 本石敵磨火發川上繞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
通波滿望澹澹灩灩久而生根漸漸飛雨冥冥起雲沅
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
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
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閒
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闤闠溢
浸欄檻上有嬪嬙緜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隤風而
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

城雉圻崇山峯墜鳥獸往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祖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榦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説寡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

敝邑敝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闗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强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恍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

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痓晉故曰言鑒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宫者為近邪夫宫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宫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勢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宫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

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名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

樂於戎而問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貧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

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

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横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舩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别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横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

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强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灃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

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黙其霸以齊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

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菟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慼酸肩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怗怗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

從散衡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雠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名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

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閒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揺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嘬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冦請司朝廷之冦然後司封疆之冦也朝廷之冦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冦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揺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

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冦以不事晏子曰司冦死田氏為鼷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己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育宛蛇魚類耳真烏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鬬于鄭者

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告身子産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劒有倂於此靡徙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贍腴疆土庶彙蕃廡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為馬也帀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劒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羣龍也緜古今而不僵涅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

於時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介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皴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

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覩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黒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黒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之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

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没吾舟

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㮊踼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知克此其大凡者也頋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閶闔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

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内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未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於烏鳶乎鷙於鸞皇乎鷙而無别不如不鷙矣天后默然

荅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

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感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

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

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休敢著元龜以敘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

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逺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閫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

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畧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茍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安

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謡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茍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

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

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恵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曁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曷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

以降曁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子
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
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
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
衆君子監于兹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
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

矣若致天子之命徴於諸侯其可謂之求邪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償以

取金為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絕句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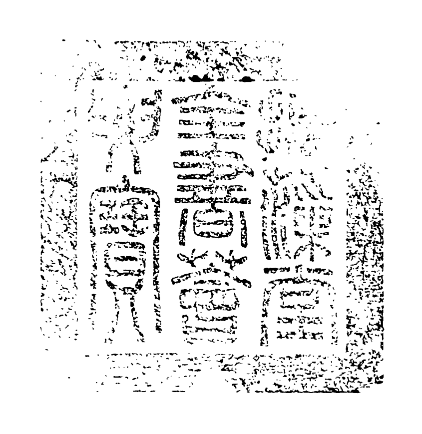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也者足以守不以加加則褻足以加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廢

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敎也令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蟣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加則弊禮無匜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巳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耆芰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

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怠廢闕相接至此邪豈
天使之然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
廢也已

唐文粹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樹義